

卷二十八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二十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八

書

奉王冢宰書

周敘

太保冢宰抑菴大人先生閣下敘惟吾吉自有宋逮今賢才輩出爲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茲以降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爲無瑕之玉無疵類之珠者殆亦鮮見焉敘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

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邪爲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者久矣茲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

所鍾哉非特敘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士大夫亦莫不爲之更慶而交賀也伏惟先生處在屯之際翼戴

今皇帝嗣大統處大事濟大艱其時其事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

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存之譬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彼輕則此重難並行不悖也

蓋小人易進難退君子未有不爲所擠者當茲維新之始至上內外惟先生是倚得不毅然任其責而無少有回顧之

慮乎使少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濟於夫所謂爲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敘閣中窺察其人若今某

公某及某公某公皆君子也其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彼在遠在家者宜即日疊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同心同

德以處大事濟大難幸甚遠小人之道宜徐爲之謀強壯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彈劾致仕於其家餘未有顯著

之迹蘊堪用之才者存之彼自相發奮洗濯琢磨爲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宜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

聲色以漸處之可也得非謹始執要之一幾邪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我

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

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開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平園

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臍之悔莫及矣豈得卽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

及矣豈得卽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

之時伏願先生斷斷若般之伊傅宋之韓范以天下爲己任
爲心毋徒諉曰尚有某有某而不敢自專爲辭若然史臣輩
將執彤管磨崖石以紀勒先生之大勲垂示無窮之不暇則
天下之大憂大計可收厥效矣敘賴 朝廷之恩先生惠以
一介書生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樂矣此外無
纖毫求進之心况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
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陋不足以當耳所念者
國家安則臣民皆安敘輩亦或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
因 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爲求天
下之安故也未審朝議以爲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復敢瀆
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感德感德敘兩歲患
脾疾今秋復作兼以左身風痺未知可逭生否恃平昔從游

因論極時急務不免觀縷于冒崇嚴恕納不宣

答國子監丞陶禹錫

李賢

昨得足下書及復披閱足見不識高遠出於尋常萬萬比嘗
痛恨自己立志不堅無所成就不免虛過一生得見足下篤
志進學如此亦爲幸矣故以書相勉且道理無窮雖古之聖
賢亦未敢自以爲足足下謂於道半明半暗未得打成一片
而受用雖云謙辭蓋亦自知之明有益求長進之意在於不
言之表矣但謂向上一節無誰與講是以舌本久強教無所
施詳味其言則向上一節惟足下自知更無一人可講可教
者夫向上一節豈易知而天下之士豈易輕邪雖周程張朱
造道之深何嘗自謂獨知向上一節遂謂天下之士不可與

講而教無所施也况在已於向上一節或未能盡知而教人之具或未必無缺遽謂不可與講而無所施毋乃忽於自察乎且既自以爲半明半暗是模範未備於已而謂教無所施可乎既自以爲教無所施是師道已足乎已又何親炙於人而賴其資乎所引韓退之云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自謂不敢如此且退之與于襄陽書有所干求故發此相須之言以挾制之期於必聽豈聖賢道德之言邪况於此書前後篤志進學之意亦不相類而足下引用其中誠所未喻夫以足下致書盡禮如此豈可輒於辭語之間洗垢索癩誠愛足下之深務期造於醇正之地故耳幸勿以爲狂耄而鄙外也及觀佳作數篇辭意高古可喜但爲文責條暢只看晦菴草蘆之文如行雲流水理明意到初無險礙讀之令人快然於心二儒詩文累讀可謂多言矣於道不惟無害而且有所發明更望足下取法焉

與安南國王書七

錢溥

一委廣西南寧府差官齋至本國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僞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僞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已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竊欲僞王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蓋四世矣况主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國禮請

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僞者而何待於言爲哉今主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啓故言之不能以自已也初黎民得國于陳我 朝廷念陳日燿率先歸附世貢不絕恐視其子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爲內屬且俟其子孫之可復者奈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爲國人所依附遂俯順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篡嫡昧死來求且曰游湖自溺意在不弔其忘君之心見矣 朝廷速命信使往封冀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則琮必難爲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言于 朝豈無偏師及境以一正其罪邪使將及境琮已就討且告訃請封之使來卽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使者偕廣西巡按御

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六王爲第四子毋子皆資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爲使以錫封焉則我 朝所以保黎民而准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氏哉凡遣使至京翱翔萬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變如子於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有密切僞爲之計哉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首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汝能恃之我亦能渡之遂格心向化表于東土幾百年矣頃與女直等國有僭越志諸

國來聞使行人私焉頗得其跡遣給事中張寧賚 詔往問

王卽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責之封人而已不知聞故城累

臣言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實西域諸番之門戶其王爲下

所弒毋老子幼勢亦殆矣毋太妃來聞遣通事沙廷玉率其

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惡十有八人太妃曰此

天朝所得宜即天刑遂檻赴京師以正其罪安南建歲篡奪未嘗講正天討

故臣使則我朝於四方萬國抑強扶弱植顛起仆使之各

寧土宇而同享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寔父母其心天地其

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禮法而聲教

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

何我使初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邇兵械使

人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暴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既至

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邊行人等來以南北

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往復數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為並南

向坐然則何為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為間乎抑

禮始粗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

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釋刺丁云彼多回鶻禁約不扣

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邪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

連禍結而國僅存幸入我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

俗終未變邪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媮也

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簫韶而嘆盛德孔子見郊子得

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以禮樂制度維持其

國於周室傾危之時罔以內外而有間也况我朝之於安

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於待

使邪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偽以為功也故於王初

即政而言之溲等叨

天子侍從密勿之臣加以太監等又帷幄寵臣故特簡

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

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并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革薄而從忠之厚將於是乎觀禮毋徒謂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溥等肅奉

二回儀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惟安南素稱文物邦其畏天事大之誠固無所不至而獨於待使之禮尚有所不一者故溥等奉

聖天子恩命觸萬里炎熱而來方抵南寧卽馳書于王願聞所以不一之故庶將事之際有恪而無疑也比入關二日王遣阮善來曰不敢回書惟見教王之意厚矣然鍾夫有不扣

而自鳴者故諭善以復曰王其無書決難定禮且使聞諸執政者曰國於是時當開心見誠勉圖中道以成吉禮不宜往復論辯使王心不安為此言者譬人之受病誤餌其藥則病雜矣後之醫者不發其源而究之將何以臻效故善回甫五日果以王書來始知所以不一者禮雖無據言則可信是受病之源已見而求療之心亦篤矣然尤持二端而未一者尚恐投劑之復誤乎噫是未暇與深辯也今夫禮者所以辯上下而定民志也辯以明其分之不一定則協其志于克一大抵一則誠二則雜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此之謂也茲欲合二三而一之蓋有

祖宗之定制在定制者何 大明集禮一書我

太祖議禮以一天下者也其開載安南宴坐與夫頒 詔儀

注甚詳何王之先君不此之求而惟以洪武禮制 詔行司
府者言之宜有以來竝坐向南之說也雖然昌歆薄味也而
周公辭之謂無德不敢以當備物之享繁縷小物也而孔子
惜之謂名器不可以假人古之謹禮於微也如此而况我
祖宗定制布在方冊昭如日月而敢昧之以貪殊禮况今頒
詔授封領勅之禮竝行謹按集禮所載而參以禮制及古禮
之可行者共為儀注六條王其嚴命有司行之豈惟有以新
于之國亦克永世而無愆矣幸毋惑於故老之談曰吾先君
未之行也而忽焉薄等肅奉

三論禮
不行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會同 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

安南國王前書回云宴坐之禮前輩講定至黃卿始為不其
法劉行人能不改其舊此皆無據之言而可以服吾輩守節
以服天下後世乎宜黃卿執之為是也僕等想王之為此言
者技止乎此故不復與辯而直以古今大禮相與講而行之
蓋以洪武禮制所載皆詔符有司而未及蕃國 大明集禮
所載有詔行蕃國而未及封拜故酌古準今而成此使其味
此而一以禮制竝坐向南執之則王亦何辭以辯而僕存此
心其如國之山川鬼神何玉不復察此又欲易國卿之禮如
殿坐之儀則已自王之矣何必請

命九重之上而勞人萬里之外哉若曰

王命未宣而未敢遽相勞則天下豈有不飲食而行事者蓋
與王初見又在禮不在物也噫惟天不可以為欺惟人不可

以偽惑王其察焉若夫漢語國音並用兩不相疑何失之有
冕服之制以俟奏請而行可也誠欲相見請改書以從溥
等謹復

四再論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書致攝安
南國王竊以出郊迎勞之禮當盡賓主南北之說者公館非
殿也冠服猶卿非王也是宜執禮度於分內溢慰諭於言表
然後導迎恩命宣揚國都東西宴會以儀彼此交驩而
成禮豈不隆一代之美談彭一時之盛事哉是皆發乎至情
合乎中道可以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而王獨不此之信謂天
命不足畏而可以坐致之謂大使不足敬而可以王禮忽之

將猶楚子受玉而惰成子受服不敬之歸矣豈知魯公如晉
悼出國都以接之向戌來魯襄器于劉以待之而皆不以爲
過者哉今王天資高邁學問淵宏馬禮足以行已和足以得衆
宜有出境待人之謙而無惰與不敬之失矣然猶致是之紛
紛未决者毋乃異論以惑之乎以經今當召自宮中府中以及
街衢奔走遊說之徒而問曰王使駐節於近郊有目矣當
以卿禮接之乎抑以王禮加之乎彼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
無遠無近咸應之曰宜以卿禮接之王則得封而後可然後
遣一介來曰王悟矣敢犒于執事則僕等何辭之有亦何煩
異論之有茲承阮堵阮廷美來調動止遂布此以聞惟王勉
自勉焉溥等謹復

五辨物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端肅書復安南國王伏自寓館以來王之牢醴餼廩自盈
于始而謙撝敬慎不替于終行人何以臻此瀕行又辱賜遺
感愧何量然嘗聞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來獻子罕曰爾以玉為
寶我以不貪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茲者
奉 德音揚 清光惟恐弗職以忝 恩命若受之豈惟失
寶抑速戾滋甚矣古人有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
所無王之事 大雖國所無亦克唯 命是共矣此未之能
恤也而况厚贐之復加哉用此敢辭不宣溥等同拜

六 辭送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昨者迎 恩亭上荷王執盃
之深送舟凝竚之久斯情何以云喻又况贈賄之辭未畢而
納善之禮復加舟次之拒已絕而馳遠之使即來此將物以
表其情也殊不知物盡則情亦盡矣曷若泯其物而使斯情
恒懸懸于中哉關山迢遞日遠日深瞻仰無由豈勝既念不
宣溥等肅奉

七 再贈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
豫端肅致書于安南國王奉違以來蒙遣近臣黎弘毓阮堵
等伴宿二人學行周洽寔王所任使親信之臣不可以一日
離者持徹以祖送至於浹辰之久幾乎千里之遠而不恤是
何敬事

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然而加厚斯文之情亦有在矣孰意行
頃復出所辭納善之金以溷我行李則王所以愛之者又何
若是其涼哉夫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古之使者嘗謹於此矣
用是返璧幸無見譴非此二人不能盡其情也乘此清風欲
歸去而南望青冥不過一輪明月共照此心而已溥等肅奉

與王大理想節論文書

劉定之

陰德三積之序殆非司馬君實之言考於本集無之昔者孟
子謂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蓄孝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以其所脩所正所明者雖是而其要之謀之計之
者其心非也若君實云積陰德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亦今
之人而非仁人矣司馬君實者孟子與董仲舒之徒也而為
此言尚安得從二十之後以至今立於孔子之廟乎君實之

相其主以改新法也人懼之以禍則因天將祚宋必無此
病且殆猶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夫改新法而不避後患
有積陰德而欲圖後福也哉故愚謂此非君實之言也今人
以此言為出於君實者取信於趙子昂所書子昂要為不足
以知君實者其畫人馬竹梅工書能詩蓋玉摩詰李伯時之
流當其存日見輕於姚燧良有以也且多為老釋二氏之書
其自稱曰三教弟子何足以知君實哉本其以宋宗室立宋
之朝宋亡而臣元大節已失故自放於詩酒書畫之域後之
君子不於其言行取信焉可也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九

記

閱江樓記

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踞其下

二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歛然而動遐思見江漢